

情梦

【南朝鲜】

金圣钟 著

刘 栋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声
封面设计：李 欣
封面题签：雨 龙

情 梦
Qing meng

〔南朝鲜〕 金圣钟 著
刘 栋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3号

龙 江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8·5/16 字数208,000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5317-0291-6/I·292 定价：4.00元

情

梦

〔南朝鲜〕 金圣钟 著

刘 栋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一个美丽的乡间少女，为金钱地位失身，后终成为汉城最大财团的即定接班人的情妇，但好景不长又开始了做牺牲品的噩运。

财阀二世与第三者五岁的私生子突然被神秘的白衣女郎诱拐，但来电话说不要钱财，只要财阀二世的破灭。她背后是美国航空公司总裁还是国内S财团或是财阀二世的兄长要么是集团内部的野心家所指使？第三者为何留下遗书去死？被诱拐幼儿是谁的骨血？他的小生命下场如何？警方最终捕获的幕后人是谁？

这是南朝鲜著名言情、推理小说家金圣钟的成名之作，问世后很快引起读书界的轰动。它以显而易见的思想指向和曲折迭宕的故事情节，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高度物质文明的内幕秘密以及社会财团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险恶的人际关系。

目 录

私生子失踪.....	(6)
忐忑幽会.....	(11)
跌进深渊.....	(20)
罪恶家族.....	(25)
血统.....	(30)
卖身.....	(35)
隐形女郎.....	(53)
妻子和情人间选择.....	(68)
蒙娜丽莎.....	(82)
癌症.....	(96)
釜山侦探.....	(105)

肮脏交易.....	(120)
录音带.....	(129)
面纱内的脸.....	(150)
困境.....	(160)
阴谋.....	(206)
不祥电话.....	(215)
海滩尸体.....	(220)
勾心斗角.....	(228)
情人与情敌.....	(240)
家族摊牌.....	(260)
秘密相见.....	(294)
情死与遗书.....	(310)

梦中的情人

梦外的世界

你们将各自在什么地方

发现命运的箴言

——题 记

私生子失踪

他个子虽矮，却被人高看。造成高看他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有“可怕的”财力。

对他的财力，用“可怕”一词形容是最恰当的，而单纯用“富豪”来表现，对他就太不协调了。无论什么，只要能构成财力，并能把它当作武器来使用，那力量是最可怕的。

秘书室主任走进来，把两册新印制的社刊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桌上。是8月号社刊。封面上印有“金园”的字样，绿色的刊号格外鲜明。封面彩照以明媚阳光照耀下大批新产轿车排满码头等候装船的壮观场面为背景，前面站着年轻的夫妇，都带着明朗健康的微笑，男子怀里抱着男孩，看样子是多情多福的一家人。

小个子男人站在大型的窗子边，大个子秘书室主任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背影。今天特别，腿看上去格外短。他父亲他兄弟腿都短。是短腿的血统。男人这样也还看得，短腿女人可真累眼睛。

墙壁型的大窗面上簌簌地滴着雨水。外边风猛雨骤，室内却过于平静。

他转身了。白衬衣领上系着紫色领带。丝毫不出毛病的44岁男人也斜过金丝边眼镜无表情地望着秘书室主任。

“社刊出来了。”

大个子男人双手拘于胸前说。

短腿男人走到那个象大理石似的乌光闪亮的大型写字台前，站着抓过社刊，稍事流览一下，又用他那孩子般胖乎乎的手，捏起红尼龙笔，拔去笔帽，如同挥刀似地在封面上打了个对角线大的×字批号。

“重制”。

把社刊扔到秘书室主任面前。大个子男人慌忙拾起来，又拿起剩下的另一册。他完全懂得没有再说二话的必要。短腿男人看上去突然更大了，比自己的大个子还大。不，是因为自己突然畏缩的关系，他一边这样想着，低头后退了。是说封面重新印制呢，还是连内容全都重搞呢，不得而知。

“搁下一册，去吧。”

短腿男人已经转过身去，象刚才那样望着窗外。秘书室主任心中暗舒了口气，好生没趣。

小个子男人皱眉头了。身后传来安静的关门声。秘书室主任身上总散发着烟味，看样子他是个烟鬼。不抽烟的小个子男人每当闻到从秘书室主任被烟浸透淹熟的身上散发出来的烟味时，心情就不快。即使不这样心情也好不了。

社刊要重新印制还得花几千万元，编制室职员要熬几个通宵，反正会象个忙丧事的人家。

温柔的电话铃声打破室内的沉寂。这是不通过交换台的专线电话铃声，知道这个电话号的没有几个人，都是他周围

的重要人物需要秘谈时才拨动这个电话号的。

他来到桌前抄起无线电话授话筒，并且送出自己的声音。

“是我呀”。

传来年轻女人的声音，这和平常慌张急促的声音不同。

“什么事啊？”

“出大事啦！”

她的声音象锥子一样刺耳地传来。他屏住呼吸侧耳倾听。

“小侠没了呀！”

他细长的眼眯得更细了。他移向窗边。从层楼窥视到的马路，被淹没在风雨中象个破修钹场。年轻女人急促的喘息声原样地传来。她过于激动所以连下话也接不上了。

“慢慢说……讲清楚，啊。”

他冷静地说。

“小侠没了呀！”

哭泣声传来。他向房中间移动。

“这是什么话呀？我说你别哭，讲仔细嘛！”

她的口中才发出大声音来。

“早晨出去的孩子现在还没回来！”

他看表，刚过12点。孩子玩忘了晚几小时回家不是常有的么。如果是昨天出去的孩子没回来，那是让人担心。

“在哪儿玩着吧，再等等看。”

“不！不是那样的！”

“什么不是啊？”

他来气了。可她的下话几乎揪停了他的心脏。

“孩子们都说呀，小侠乘上陌生的车走了呀！”

“陌生车？”

他换耳朵听话筒。他把屁股挪上桌子。他咳嗽。他凝视风雨交加的窗外。他仿佛听见孩子的哭喊声就夹杂在那疯狂的风雨声中。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怎么办好哇？”

她呜咽一时又中断了说话。

“孩子们的话不可信哪，振作精神找找看。”

“找过了呀，哪儿都没找到哇。”

“什么时候开始找的？”

他这才开始具体的反映。

“从10点钟一直找到现在哟。新村一带都找遍了也没有影啊。孩子们的话没错哟！怎么是好哇？要报警察吗？”

“稍等等看！”

他只好这样说。

有敲门声，女秘书走进来。是个胸脯高大的女秘书。每每看见她，他的视线首先上胸脯。他一挥手制止，她慌忙退出去。

“快来看看哟！”

“稍候再说！”

他的处境不能到她那里去，但她缠着要他去她家。

“真是太过份了哟！”

她的哭声更大了。

“别过于担心，要沉着等待，我过会儿给你打电话，等着。”

他放下话筒，从桌上下来站着。

侠五岁，男孩儿，是他的儿子，是个五岁还没上户籍的儿子。他特别疼爱他这个儿子，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得到这个儿子是他今生今世重大的失误。

他胡搞关系得的这儿子已经五岁，还属保密之中的事。这个秘密公开的时候，他最可怕的对象就是他的儿子。即使世界上的人都知道，但唯有他妻子不能知道这个秘密。否则意味着他的人生和事业，他的一切都完蛋了。这个秘密公开的后果是他害怕的。这是他自己造成的恐怖。

他用手背抹去额头上流淌的汗。室内空调设备完好，冷热温度宜人，他却流了大汗。

志 忑 幽 会

风雨中，为奥林匹克大典兴建的综合运动场的雄姿遥遥进入视野。太阳镜遮脸的男人把脚轻轻踏上加速器。原指时速90的速度表针瞬间升到110了。刚才妨碍突进速度的S公司的亚历山大已经大大落后，眼见得有100多米。亚历山大是S公司的野心作品。在国产轿车中是最贵的，可是和现在赶超它的进口车相比，只不过是玩具车而已。

高速给人快感的程度是与奔驰的速度成正比的。但他节制没再放快速度，因为恶劣的天气和道路情况，更因为有交通法规，不能开得再快了。在沿江公路上时速超过100公里是不允许的。

百米处有辆警车上路，刚一出现又消失，不，是在老远老远的后边跟着。

他打舵向右让自己这辆西德产波尔赛959急转弯。象瓢甲虫形状的白色赛车擦着正在右侧车线上飞驰的亚历山大的鼻子尖，吓死人地横穿马路下了路斜坡。急刹车的怪叫拖了好长。

波尔赛向右大回转，朝江边人造高水位滩地滑行，片刻

之后紧贴江边停了下来。戴太阳镜的男人出来了。因为腿短，所以看上去是个矮男人。上身穿黄色T恤衫，下着白裤子。脚上蹬着白运动鞋。一小时前还西服革履一本正经的他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一副便装自如的模样了。

他把右腕搭在打开的车门上，站着环视四周。没见她的车影。看样子还没到达。周围没有任何人。风雨抽打他的脸。他立刻变成了一个刚出水的落汤鸡。雨一打在脸上，激动的心才有些放下来。

他进车里坐下，关上门，上身向后斜躺着。不停地划动着车窗上雨水的擦水棒声刺耳，他把机器关掉了。

波尔赛959是他在西德留学时开始就喜欢用的车，具有古典风格的最新型赛车。以让人能感到有丰富的女性感的设计而著名。排气量2850CC，6缸发动机功率540马力，时间档最高时速320公里，投入国际市场价格6万5千美元，进口到国内达1亿元以上。

他在没司机或有需要自己驾车时总是用波尔赛。他坐进车内就感到有母亲般的温馨气氛，温柔的马达声尤如母亲的隅隅耳语。

但从车本身说，绝不是主人的好相识。不，非旦遭遇错误，反倒是不幸地打发日子。主要是不能放心地奔驰。因为在西德是无速度限制的高速公路可以放心大胆地跑。只有时速达到200公里以上，波尔赛才能发挥出机能。在朝鲜这地方由于运动不足而使波尔赛日益衰弱了。浸润在机械间油中的细菌猖獗，在刮骨吸髓。

他为了要把因运动不足而衰弱的波尔赛转上一场再放

着，常在汉城至釜山的高速公路上来回跑空车。左躲右闪地避着前面讨厌的车群。奔驰到可以放开速度的地方一看，时速还未能超过200公里。这种时候，在汉城至釜山一个往返，花了6小时20分。

警车安静地来到波尔赛后边停住，穿黄色雨衣的警察来到车外，走近坐在波尔赛驾驶席上男人这边，向他行举手礼。戴太阳镜的放下窗玻璃。

“违反速度规定。”

戴太阳镜的用困惑不解的表情，抬头望着警察。警察帽沿上在簌簌的淌着雨水。

“知道”。

戴太阳镜的生硬地回答。

“出示一下驾驶证吧？”

年轻的警察是进入巡逻勤务不到一周的新手。弄不清戴眼镜的被雨淋湿的脸的表情。

“啊，不知道用，换衣服就出来了，一着急忘带了。”

戴太阳镜的面部表情更加困惑，但话说得很有威严。

年轻警察对坐在进口车内的男人很不满。这家伙，不象话，开着进口车违反交通规则还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这种家伙，真是让人反感的家伙，不给他厉害瞧瞧是不行的。

“违章三条，超速，越线，无证驾驶，险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

本以为会说对不起会道歉赔罪的对象却什么话也不说。

这时，开警车的另一名警察正用无线电同总部联系。

“说什么？再说一遍！”

“那车是金园集团副会长徐东世的车呀，波尔赛959……西德产的赛车，抓上那车啦？”

“是，超速。”

传来了呵呵的笑声。

“知道什么呀，面上的活儿也干得呀，尽可能抓住理封住口，要做得郑重才好哇。”

他放下无线电对讲说筒，瞧了瞧同僚警官，推开门闯进风雨中。

“来！过来！快过来！”

正在插入伤疤的警察看见同伴的手势，急忙向警车这面跑过来。

“为什么这样？”

“当那个人是谁呢？”

“谁都是人。”

“是金园集团副会长徐东世啊，连徐东世都不知道？”

他怔住了。不知道金园集团的人不是南朝鲜人。这个集团的名字，在南朝鲜人意识中，影响极广铭刻至深。年轻人都把成为这个集团的一员当作光荣。因为那就等于生活有了保证，出人头地指日可待了。

“连驾驶证也没有。”

“求得一张名片加盖私章就打道回转吧，要郑重行事。”

年轻人只觉得心头热血直涌。

“郑重谢罪的应该是对方，反倒很理直气壮的，别说徐东世就是徐东世的爷爷也不成，违章就是违章，在外国首相的车也要罚款呢，该死的。”

他又朝波尔赛那边刚一迈步，驾驶席的警察慌忙跳出车来。

“请问尊姓大名。”

戴眼睛的警察厉行公事生硬地放机关枪了。

“徐东世……”

戴太阳镜的脸冰冷生硬。

“没有什么能说清身份的证明吗？”

戴太阳镜的慢慢摇头。

“也许是金园产业集团的徐东世副会长吧？”

开警车的大个子警察躬身问道。

“是的。”

“这多有失礼，如果有名片拜托请盖一下名章吧。”

徐东世以厌烦的表情掏出一张名片盖了章，交给他。

“行了。有眼不识高山，多多包涵。”

他低着头拉年轻的戴眼镜的警察，可是这年轻的不肯退却，把罚款卡递到徐东世的鼻子前。

一辆红色赛车小心地滑行过来，停在警车退出的位置上。和这车相交错车的时候，坐在警车中的警察们用好奇实足的眼睛，瞄到握着红赛车方向盘的车轻女人。

这辆赛车是金园产业集团汽车会社生产的，作为国产车的样板，形状是车头偏平后部翘起。在车后端左边印有“KUMWON”①的英文标记，右边嵌有车名“福卡斯”的铁制标牌。

年轻女人从红赛车上下来转到波尔赛车前，徐东世一